

殷墟婦好墓

銘文研究

曹定雲◎著



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曹定雲◎著

殷墟婦好墓

銘文研究



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曹定雲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4

ISBN 978-7-222-04958-1

I. 殷... II. 曹... III. 商墓—出土文物—金文—研究—安陽市 IV. K877.3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015114 號

責任編輯 王曉燕 陳 遜

裝幀設計 楊曉東

責任印制 洪中麗

書名	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
作者	曹定雲 著
出版	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發行	雲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編	650034
網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 public.km.yn.cn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5.5
字數	138 千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排版	上海傑申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	昆明市五華區教育委員會印刷廠
書號	ISBN 978-7-222-04958-1
定價	23.00 元

尊敬的讀者：若你購買的我社圖書存在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發行部電話：(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郵購)



曹定雲, 1939年9月生, 湖南衡山人。196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後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要從事甲骨文、古文字和殷周考古研究。1965年春首次參加河南安陽殷墟發掘, 1973年參與發掘安陽小屯南地, 是建國後考古十大發現之一。1975~1983年參加考古所小屯南地甲骨整理工作, 完成《小屯南地甲骨》一書的編寫, 該書于1994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1984年後合編《1973年小屯南地發掘報告》。發表論文100餘篇, 其中有些已輯入《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殷商考古論叢》二書。代表作有《論武乙、文丁祭祀卜辭》《殷墟四盤磨“易卦”卜骨研究》《論“上甲廿示”及其相關問題》《山東鄒平丁公遺址“龍山陶文”辨偽》《商族發祥于北京》《夏代文字求證》等。在相關領域均提出了獨到的新見解, 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1996年後參加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工作, 承擔“甲骨分期與年代測定”課題中的相關任務。1998年後參加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整理工作。2003年《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出版, 2005年獲得“夏商考古學研究成果獎”。

裝幀設計
楊曉東

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

何水石題



序 言

20世紀70年代，是殷墟發掘史上輝煌的年代：1971年小屯西地發現了牛胛骨刻辭；1973年小屯南地發現了4600餘片有字卜骨和卜甲；1976年小屯村北發掘了婦好墓，出土青銅、玉器等1900餘件；同年在殷墟王陵區發掘了191座祭祀坑。這些發掘資料，極大地豐富了殷墟文化，增添其光輝。尤其是婦好墓，保存之完整，出土物之豐富，為殷墟發掘史上所僅見。這批寶貴資料，對於研究殷代歷史，尤其是武丁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對殷墟銅器斷代、卜辭分期、玉器的研究，均有重要的價值。殷墟婦好墓以其光輝奪目的青銅、玉器及寶貴的文字史料，飲譽海內外學術界。

殷墟婦好墓共出器物銘文十二種，除一種因銹蝕不清待考外，其餘均是可以辨認的，它們是：“婦好”“司母辛”“司辛”“司母”“亞其”“亞弼”“亞啟”“戈自”“妊竹人石”“子秣泉”“盧方剛人戈五”等。這是目前確知屬於武丁時代的器物銘文。武丁時期是殷周金文的草創時期，銘文簡短，大多是以“族徽”形式出現的。銘文所涉及的人物，大多是武丁時代統治集團中的上層人物，即王室成員、重要諸侯或方國首領。他們的後世子孫大多繼續為官，並延續其封號，或追加新的封號。因此，弄清楚這些銘文的含義及其演變，不僅對婦好墓的研究，而且對整個殷代歷史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書從這一目的出發，對婦好墓器物銘文進行探討，論證了殷代歷史中的如下問題：殷代諸侯“亞其”的始祖，是卜辭中的真人“天”，“天”之後裔分為三大系，即“亞其”“亞天”“異侯”；殷代諸侯“亞啟”之始祖，是武丁的嫡子，即武丁第四子“子啟”；殷代的“盧方”位於今甘肅平涼一帶，“盧方”後裔即《尚書·牧誓》中所載之“盧”，甘肅靈臺白草坡“潔白”墓墓主應是周武王伐紂時“盧

國”的首領；石磬銘文中的“妊竹”是卜辭中的卜人“竹”，“竹”之後裔，即殷金文中的“𪔐竹”，是文獻記載中的“孤竹”；銘文“戈白”是卜辭中的貞人“白”，“戈白”氏族是夏部落遺民的後裔；武丁之妻“婦好”並非所謂殷人“子姓”之女，而是殷代“子方”之女，“婦好”之“好”並非所謂殷人“子姓”的女化字，而是“婦好”所在母國的國號，“婦好”同武丁結為夫婦，不能作為殷人同姓通婚的證據；“司”是殷代王宮中掌管祭祀女官之專稱，“司尊母”的具體職務是掌管免牲，“司尊母”不是“婦好”；武丁卜辭中的“小王”和“王卩”是一人，即文獻記載中的“孝己”，“孝己”是“婦好”所生；銘文“子棘泉”是殷武丁時代“子方”的首領，亦即“婦好”母國的親屬等等。以上這些問題，是研究婦好墓銘文過程中必須回答的問題，也是研究殷代歷史中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本書根據甲骨卜辭、殷周金文，並結合有關文獻，盡可能地予以回答，澄清了文獻記載中的某些迷霧，對殷代考古和殷代歷史研究均有所補益。

我最初萌發對婦好墓銘文進行研究，是在 1977 年冬。當時，婦好墓器物銘文已在《考古學報》上發表，有關同志根據甲骨卜辭對婦好生平作了詳細的論述，但其餘的銘文尚未涉及。於是，我想寫一篇文章，對其餘的銘文統統作出考證。但動手之後，才發覺遠非易事：光查考“亞其”就牽涉到許多問題，翻閱有關資料後，感到要把“亞其”弄清楚，就得寫一篇文章。“亞其”如此，其他的銘文恐怕也會差不多。所以，原來的想法被取消了，決定對銘文逐個地進行探討和研究。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和甲骨組同人整理 1973 年小屯南地所出甲骨，這一工作到 1983 年春才基本完成。其後，又和劉一曼同志合作編寫《1973 年小屯南地發掘報告》。加之其他的原因，我對婦好墓銘文的研究，只能斷斷續續地進行。直到 1992 年夏，全部文稿才基本完成。這樣，我對婦好墓銘文的思考，前後延續了大約十五年的時間，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可能由於時間充裕，使我對一些問題能作深層次的思考，這是原初沒有想到

的。今天，我終於將該書奉獻于讀者的面前，總算實現了自己的心願。

本書共九篇文章，其篇序亦即每篇文章完成的次序，前七篇已先後發表在有關刊物上，後二篇也已寄發在外。現編輯成書，是在原有文章基礎上，作了必要的文字刪節，內容上也作了某些修改或補充，並增加部分插圖和全部圖版。因此，凡本書中論述與原來文章有出入時，一律以本書的論述為準。

殷墟婦好墓是我所鄭振香、陳志達同志主持發掘的，他們為整理這些寶貴的資料，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鄭振香同志是安陽隊的老隊長，我曾在安陽隊工作，受到過她的指導和幫助。她對我考釋婦好墓銘文，曾給予熱情的鼓勵。這是真正學者的風度。在此，謹向鄭振香、陳志達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筆者才疏學淺，文章紕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海內外學者批評指正。正如我在最後一篇文章的《總結》中所言：“人們對它所作的各種研究，可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更改，但婦好墓文物本身所放射的光輝將是永恆的。”

作者 1993年2月21日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再版序言

《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是我從事殷周考古的第一部專著，自1993年出版至今已十三年有餘。十三年來，蒙讀者厚愛，銷售甚順。該書是由臺灣文律出版社初版的。由於市場的原因，大陸學者基本無緣購買。我所知道的持有此書的朋友，都是在臺灣或日本的書店中購買到的。近些年來，內地的一些青年學者打電話問我，哪兒能買到此書，我總是無言以對。我自己手中唯一的一本樣書，也不知是哪位先生借走再也沒有歸還，如今手頭空空。該書研究的是武丁時代的幾種銘文，而此時銘文又是以後族徽銘文的“祖型”。故這些銘文對於殷代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也是一些青年學者希望能購到此書的原因所在。鑒於以上情況，我決定再版，以滿足市場之需。

本書所收文章，是我在1977年至1992年間完成的，是我的早期著作。時間雖過去十三年，但書中的不少基本觀點，已經受住時間的檢驗，是可以立足的。例如，關於“婦好”姓氏問題，文章指出，“婦好”非“子”姓，“婦好”乃“子方”之女；關於殷人姓氏問題，文章指出，殷人非“子”姓，而是“妃”姓。殷人姓氏問題，在1991年出土的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中，再次得到了證實，已成定案。^①關於殷代金文中的“亞”形問題，文章指出“亞”是一種武職官名，擔任這一職官的通常是諸侯。儘管目前學界對“亞”字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對銘文族徽中的“亞”形，認為是代表武職官名，漸成共識。再如銘文族徽中的“戈”字，文章指出是代表夏部遺民後裔氏族，這也得到愈來愈多學者的認可。所有這些，都使筆者感到欣慰。

此次再版，文中內容不作修改，原因有二：一是如上所述，本書中的基本觀點，已經受住時間的檢驗，是可以站住的；二是為了保

持作品的原貌，以真實於歷史。唯一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第一篇《“亞其”考》中的貞人“𠄎”，我後來已釋為“燕”，即“亞燕”，是殷代燕國。這個問題，我在後來的《殷代燕國考》中已作了詳細論述^②。這次再版，仍不更改，維持“亞其”原釋。只在文章末尾，作一說明。這樣處理，廣大讀者是可以理解的。

本書再版，得到了雲南人民出版社王曉燕女士的大力支持。王曉燕女士是我們多年合作的朋友，《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就是由她負責編輯出版，該書已得到學界廣泛好評。如今，我這本小冊子又交雲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王曉燕女士周密籌劃，盡心盡力，使該書再版得以實現。在此，謹向雲南人民出版社領導和王曉燕女士表示深深的敬意。

曹定雲

2006年6月10日於北京華威裏寓所

注釋

- ① 曹定雲：《殷人“妃”姓辯證》，《甲骨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東海大學，2005年11月。
- ② 曹定雲：《殷代燕國考》，《人文與社會》第二期，臺灣義守大學，2003年6月。

目 次

序言	(1)
再版序言	(4)
第壹篇：“亞其”考	(1)
一、釋“亞”	(3)
二、“亞其”與“異侯”	(5)
三、婦好墓之“亞其”是誰	(13)
四、“亞其”地望之推測	(15)
五、結語	(16)
第貳篇：“亞弼”“亞啟”考	(19)
一、“亞弼”“亞啟”是諸侯國名	(21)
二、“亞啟”即武丁第四子“子啟”	(23)
三、“亞弼”“亞啟”的地理方位	(28)
第參篇：殷代的“盧方”	(32)
一、釋“盧方副”	(32)
二、“盧方”與殷王朝之關係	(34)
三、“盧方”地望	(36)
四、論靈臺白草坡“潔白”墓	(39)
五、結語	(43)
第肆篇：殷代的“竹”和“孤竹”	(46)
一、釋“竹”	(46)
二、釋“孤竹”	(50)
三、“竹”與“孤竹”之關係	(54)
四、“竹”“孤竹”地望	(56)
五、“竹”“孤竹”與夏家店下層文化	(58)

第五篇：殷代族徽“戈”與夏人後裔氏族	(61)
一、引言	(61)
二、“戈”和由它組成的徽號均是族徽	(61)
三、“戈自”是殷代真人“自”的氏族徽號	(68)
四、族徽“戈”是夏部落聯盟後裔的共同標誌	(70)
五、“戈自”氏族即後世的“師氏”	(76)
六、結語	(79)
第陸篇：論“婦好”及其相關問題	(81)
一、“婦好”乃“子方”之女	(81)
二、“婦好”為世婦	(88)
三、“婦好”死於武丁中後期	(91)
第柒篇：“司母”考	(94)
一、釋“司”	(94)
二、釋“母”	(99)
三、釋“繁”	(101)
四、“司母”非“婦好”	(105)
第捌篇：“婦好”“孝己”關係考證	(109)
一、引言	(109)
二、“婦好”即“司母辛”	(109)
三、“婦好”在法定配偶中的死亡次第	(113)
四、“孝己”是武丁卜辭中的“小王”	(115)
五、“孝己”名“王卩”	(117)
六、“孝己”是“婦好”之子	(123)
七、結語	(127)
第玖篇：殷墟婦好墓銘文中人物關係綜考	(130)
一、銘文概況	(130)
二、人物身份	(132)

甲、王室成員	(132)
乙、王朝重臣	(135)
丙、方國首領	(139)
三、人物族屬	(141)
甲、商族	(141)
乙、商部落聯盟內的他族	(145)
丙、夏族後裔	(146)
丁、獯鬻	(146)
四、人物關係總結	(147)
附錄一 本書所引甲骨文著錄書目及簡稱	(150)
附錄二 本書所引金文著錄書目及簡稱	(152)
附錄三 關於“殷墟婦好墓”討論文章目錄	(153)
後記	(155)

第壹篇：“亞其”考

殷墟婦好墓銅器中，“亞其”組銘文銅器共二十一件，計大圓斝一對，觚十件（內三件銹蝕嚴重，未見銘文），爵九件。這在婦好墓銅器中，僅次於“婦好”“司尊母”“子秣泉”三組之銅器。圓斝的大小、形制與“司尊母”圓斝接近，觚、爵的形制亦近于“司尊母”之觚、爵。但此組無“司尊母”組之方壺、圓尊。

婦好墓之“亞其”銘文共有四種形式：

一、“亞”在“其”中，“其”為箕形、較深，為網狀，兩手置于箕邊上部。此式以 1197 大圓斝銘為代表（圖一：1，圖版捌：1）。861 大圓斝銘僅“其”一字，但字形與 1197 圓斝銘完全一致。可歸于此類（圖版柒：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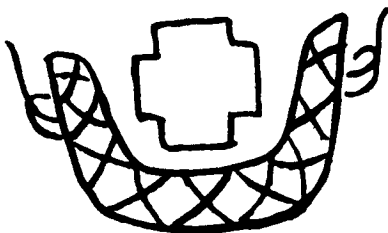
二、“亞”在“其”上，“其”為箕形，但箕兩邊已簡化，兩手置于箕之邊上。此式以 682 爵銘為代表（圖一：2），其餘 651、655（圖版捌：2）、674、679、684、687 之爵銘亦屬此類。

三、“亞”在“其”上，“其”為箕形，箕兩邊已省，兩手平置于箕旁作箕狀。此式以 630 觚銘為代表（圖一：3；圖版拾壹：1），637 觚銘亦屬此類。

四、“亞”在“其”上，“其”為箕形，但箕邊及兩手均省。此式以 643 觚銘為代表（圖一：4），626、627（圖版拾：2）觚銘亦屬此類。

以上四種“亞其”銘文形式其演變的規律是由繁至簡。因此，若單純從文字學角度觀察，這四種銘文形式似有早晚之別。

“亞其”之銘不僅見于“婦好”墓銅器，而且在整個殷代乃至西周的銅器中，都有銘“亞其”者。因此，弄清“亞其”銘文的含義、演變及有關歷史問題，有着重要的意義。為此目的，本文作如下探討。



1. M5: 1197 圆尊



2. M5: 682 爵



3. M5: 630 觚



4. M5: 643 觚



5.《遺》316 觚

圖一 “亞其”銘文摹本

一、釋“亞”

在考釋“亞其”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亞”之含義。

“亞”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均習見，但對它的解釋過去意見不一。唐蘭先生曾考證“亞”是“爵稱”。^①丁山根據《粹》1545B片甲骨“以多田亞任”，指出“亞”即酒誥所謂“惟亞惟服”，《周頌》所謂“侯亞侯旅”；他進一步根據甲骨文和金文材料，論證了“亞”與“侯”之間的關係，認為“唐氏謂‘亞為爵稱’，不如釋以‘內服’的諸侯更為徹底”。^②爾後，王獻唐在著《黃縣異器》一書時，否定了唐蘭先生與丁山的意見，認為“所謂亞和旅，當時並沒有高貴的身份，乃一般低級服役者而已。人數既多，又無正式名義，只能類比而稱為亞、稱為旅”^③。陳夢家先生在《殷墟卜辭綜述》中認為“亞”是武職官名。^④從上述各種不同的意見中可以看到，關於“亞”字的解釋，今天仍有重新討論的必要。

“亞”在殷代甲骨文和殷周金文中，通常有如下幾種用法：（一）和諸侯國名連用，如“亞雀”“亞先”；（二）和具有諸侯身份的人名連用，如“亞侯”“告亞”；（三）單獨作為人名，如亞盃中“匱侯易亞貝”之“亞”；（四）武職官名，如《甲》2695“其令馬、亞射鹿”，金文“王飲多亞”^⑤；（五）與稱謂連用，如《前》5.2.5“亞且乙”。上述不同用法中，第一、二、四種用法是密切關聯的：“亞”既為武職官名，擔任這一職官的諸侯往往在自己的私名或其國名前加“亞”字或框以亞形，以顯示自己的身份。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試以其侯、侯告等九個諸侯的甲骨、金文材料說明之（見表一）。

從表一可以看出：（一）在甲骨文中加“亞”字之諸侯，在金文中亦加“亞”字或框以亞形，如其侯、侯告等；（二）甲骨文中不加“亞”字之諸侯，在金文中卻加“亞”或框以亞形，如犬侯、啟侯；（三）甲骨文中稱侯，金文中不加“亞”字和不框以亞形，如禾侯、侯